

白话二十四史

后汉书——从光武中兴到王莽篡汉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100 号院摇光里 100 号

陈月苑原惠园原惠园原惠园·缘

白话二十四史

后汉书

从光武中兴到王莽篡汉

(下)

谢圣明摇黄立平

中国华侨出版社

目 录

张衡传	逐苑
马融传	逐员
蔡邕传	逐源
左雄传	苑缘
周举传	苑园
周勰传	苑缘
黄琼传	苑远
荀淑传	苑员
荀爽传	苑圆
荀悦传	苑远
韩韶传	苑怨
钟皓传	苑园
陈寔传	苑员
李固传	苑源
杜乔传	苑猿
吴祐传	苑缘
延笃传	苑苑
史弼传	苑怨
卢植传	苑圆
赵岐传	苑远
皇甫规传	苑愿
张奂传	苑源

· 圆 · 目 录

段颍传	苑颍
陈蕃传	苑缘
王允传	苑愿
党锢列传序	苑愿
刘淑传	苑员
李膺传	苑园
杜密传	苑缘
刘祐传	苑远
魏朗传	苑苑
夏馥传	苑愿
宗慈传	苑颍
巴肃传	苑颍
范滂传	苑颍
尹勋传	康园
蔡衍传	康园
羊陟传	康猿
张俭传	康源
岑匿传	康缘
陈翔传	康远
孔昱传	康远
苑康传	康远
檀敷传	康苑
刘儒传	康苑
贾彪传	康愿
何颀传	康颍
郭太传(附左原等传)	康颍
符融传	康猿

许劭传	愿源
窦武传	愿缘
何进传	愿园
郑太传	愿缘
孔融传	愿苑
皇甫嵩传	愿缘
朱儁传	愿园
刘虞传	愿缘
循吏列传序	愿愿
卫飒传	愿愿
任延传	愿园
王景传	愿园
秦彭传	愿缘
王涣传	愿缘
许荆传	愿苑
孟尝传	愿愿
第五访传	愿园
刘矩传	愿园
刘宠传	愿员
仇览传	愿猿
童恢传	愿源
酷吏列传序	愿缘
董宣传	愿远
樊晔传	愿苑
李章传	愿愿
周纡传	愿怨
黄昌传	愿员

· 源 · 目 录

阳球传	愿园
王吉传	愿缘
宦者列传序	愿远
郑众传	愿愿
蔡伦传	愿怨
孙程传	愿园
曹腾传	愿袁
单超传	愿袁
侯览传	愿远
曹节传	愿苑
吕强传	愿怨
张让传	愿园
儒林列传序	愿猿
刘昆传	愿缘
洼丹传	愿远
任安传	愿苑
杨政传	愿苑
张兴传	愿愿
戴凭传	愿愿
孙期传	愿怨
欧阳歙传	怨园
牟长传	怨员
宋登传	怨员
张驯传	怨园
尹敏传	怨园
周防传	怨猿
孔僖传	怨猿

杨伦传	怨园
高翎传	怨园
包咸传	怨愿
魏应传	怨愿
伏恭传	怨愿
任未传	怨园
景鸾传	怨园
薛汉传	怨园
杜抚传	怨员
召驯传	怨员
杨仁传	怨园
赵晔传	怨园
卫宏传	怨猿
董钧传	怨猿
丁恭传	怨源
周泽传	怨源
钟兴传	怨远
甄宇传	怨远
楼望传	怨远
程曾传	怨苑
张玄传	怨苑
李育传	怨愿
何休传	怨愿
服虔传	怨怨
颖容传	怨怨
谢该传	怨园
许慎传	怨员

蔡玄传	怨圆
杜笃传	怨圆
王隆传	怨圆
夏恭传	怨圆
傅毅传	怨原
黄香传	怨原
刘毅传	怨远
李尤传	怨远
苏顺传	怨范
刘珍传	怨范
葛龚传	怨范
王逸传	怨愿
崔琦传	怨愿
边韶传	怨怨
张升传	怨怨
赵壹传	怨园
刘梁传	怨圆
边让传	怨猿
郗炎传	怨源
侯瑾传	怨源
高彪传	怨缘
张超传	怨远
祢衡传	怨远
独行列传序	怨怨
谯玄传	怨怨
李业传	怨员
刘茂传	怨猿

温序传	怨源
彭脩传	怨缘
索卢放传	怨缘
周嘉传	怨源
范式传	怨苑
李善传	怨源
王恂传	怨园
张武传	怨员
陆续传	怨缘
戴封传	怨园
李充传	怨猿
缪彤传	怨缘
陈重传	怨缘
雷义传	怨远
范冉传	怨苑
戴就传	怨源
赵苞传	怨源
向栩传	怨园
谅辅传	怨员
刘翊传	怨员
王烈传	怨园
方术列传序	怨猿
任文公传	怨源
郭宪传	怨缘
许杨传	怨远
高获传	怨苑
王乔传	怨苑

· 愿 · 目 录

谢夷吾传	怨愿
杨由传	怨怨
李南传	怨园
李郃传	怨员
段翳传	怨園
廖扶传	怨園
折像传	怨穰
樊英传	怨穰
唐檀传	怨緣
公沙穆传	怨远
许曼传	怨苑
赵彦传	怨苑
樊志张传	怨愿
单颺传	怨愿
韩说传	怨愿
董扶传	怨怨
郭玉传	怨怨
华佗传	怨园
徐登传	怨穰
费长房传	怨源
荀子训传	怨远
刘根传	怨苑
左慈传	怨苑
逸民列传序	怨愿
向长传	怨怨
逢萌传	怨园
周党传	怨员

王霸传	怨園
严光传	怨園
井丹传	怨猿
梁鸿传	怨源
高凤传	怨远
台佟传	怨远
韩康传	怨苑
矫慎传	怨苑
戴良传	怨愿
法真传	怨怨
汉阴老父传	冤園
陈留老父传	冤園
庞公传	冤員
鲍宣妻传	冤員
王霸妻传	冤園
姜诗妻传	冤園
周郁妻传	冤猿
曹世叔妻传	冤猿
乐羊子妻传	冤缘
程文矩妻传	冤远
孝女曹娥传	冤远
吴许升妻传	冤苑
袁隗妻传	冤苑
庞涓母传	冤愿
刘长卿妻传	冤怨
皇甫规妻传	冤怨
阴瑜妻传	冤园

盛道妻传	卷四
孝女叔先雄传	卷四
董祀妻传	卷四
三韩传	卷四
夜郎传	卷四
滇传	卷四
安息传	卷四
大月氏传	卷四
乌桓传	卷四
鲜卑传	卷四

张衡传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县人。世为大姓。祖父张堪，曾任蜀郡太守。张衡少年时会做文章，曾在三辅游学，因入京师，观太学，通《五经》六艺。虽才高于世，没有骄傲之情。平常从容淡泊，不爱与俗人相交。和帝永元年间，被推举为孝廉，不去，公府几次征召不就。当时，国家太平已久，自王侯以下，没有不奢侈过度的。张衡于是学班固《两都》，作《二京赋》，用以讽谏。殚精竭思十年才作成。文多，故不写在这里。大将军邓鹭赞赏他的才华，多次征召，他不应。

张衡长于机械，特别用心于天文、阴阳、历算。平常爱扬雄的《太玄经》，对崔瑗说：“我看《太玄》，才知道子云妙极道数，可与《五经》相比，不仅仅是传记一类，使人论辩阴阳之事，汉朝得天下二百年来的书啊。再二百年《太玄经》就会衰微吗？因为作者的命运必显一世，这是当然之符验。汉朝四百年之际《玄》学还要兴起来的呢。”安帝早就听说张衡善术学，公车特征拜为郎中，再升为太史令。于是研究阴阳，精通天文历法，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写得挺详细明白。

顺帝初年，再调动，又为太史令。张衡不羡慕当世的功名富贵，所担任官位，往往多年不得迁升。自离史官，五年又回到原职。于是设客问体，作《应问》以表明自己的心迹。

阳嘉元年（152），又造候风地动仪。用精铜铸成，圆径八尺，顶盖突起，形如酒樽，用篆文山龟鸟兽的形象装饰。中有大柱，傍行八道，安关闭发动之机。外有八条龙，每条龙口衔铜丸，下面有蟾蜍，张口接丸。牙机巧制，都隐藏樽中，覆盖周密，无缝隙。如果地动，樽就使龙摇动起来，机发，龙就吐丸，丸入蟾蜍口中，发出激扬

之声，守者因此知道地动了。虽然一龙发机，而其余七龙之头不动，找到龙动的地方，就知道地震发生的方向。经过试验，与所设制，符合如神，自从有书籍记载以来，是没有过的。曾经一龙机发，地不觉动，京师的学者都责怪不足信，几天之后，送信人来了，果然地震陇西，于是都服其神妙。自此之后，就令史官记载地动发生的地方。

当时，政事渐衰，权柄被臣下操纵。张衡于是上疏陈事。说：“皇上聪明俊哲，耿承天命，不幸作太子时，废为济阴王，龙德未升。现在乘云在上，不进天位，真是所谓将登大位，必先穷困吧。亲身经过艰难的，了解下情，饱经险易的，明白事物的真伪。所以能够处理万机，无所疑惑。措施适当，各行各业，都很协调，应该受到天神降福，平民百姓的爱戴。而阴阳未和，灾祸屡见。神明虽深远，却暗暗地看着。仁则得福，淫则得祸，如影的随形，声的响应。因德降善，以失获罪，天道虽远，吉凶可见。近世郑众、蔡伦、江京、樊丰、周广、王圣，都是明显的例子。所以谨慎小心，一定得福，骄奢谄媚，很少不遭杀身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至于情胜其性，随流忘反，岂止不肖之人，中才也都如此。如果不是大贤，不能见得思义，所以积恶成罪，罪不可免。假使能瞻前顾后，以往事为戒，那怎么会遭到祸害呢！贵宠之臣，众目所视，有什么罪过，上下的人都知道。奖善罚恶，人同此心。所以怨恨满盈，神明就会降下罪祸。近年雨常不足，考求所失，即《洪范》所说的君行有过错，则常阳顺之，常阳则多旱。要警惕群臣奢侈，不守范例，自下逼上，加速罪咎征兆的到来。又前年京师地震土裂，裂是意味着威分，震是意味着有人捣乱。君用静唱，则臣以动和之，威自上出，不出于下，这是国家的制度。我耽心皇上怕麻烦，政令不一人独揽，恩爱不忍割弃，与众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范》说：‘臣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老天在上看得明白，虽远不误。灾异的出现，前后几次了，而未见改革，反悔过去，人非圣贤，不能没有过

错。愿皇上考古循旧，莫使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如果恩从上下，事依礼制，礼制完备，奢侈越轨的事止，凡事处理适当，就无罪凶。然后神灵所希望的都得到满足，灾异就消除了。”

起先，光武好讖。显宗、肃宗继承祖说。自中兴以后，儒生争学图纬，更复附以妖言。张衡认为图纬虚妄，不是圣人之法。于是上疏。说：“我听说圣人明析天文历法以定吉凶，加以卜筮，杂用九宫，测度天象，检验道理，尽在于此。有的观看星辰逆顺，寒热所由；有的考察龟策的占卜，巫覡之所说，他们凭借的不止一术。前面说的，后面证实，所以聪明之士，以此为贵。叫做讖书。讖书开始流行，知道的不多。自汉取代秦，用兵力战，功成业就，可说是大事。这时无人说讖。如夏侯胜、睦孟等，以道术立名，他们的著述，没有讖字。刘向父子领校秘书，审定九流，也对讖没有记录。成、哀以后，才开始听说讖这回事。《尚书》载尧使鯀治洪水，九年不成，鯀被处死，禹才继起。而《春秋讖》说：“共工理水。”凡讖都说黄帝伐蚩尤，而《诗讖》独以为“蚩尤败，然后尧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情发生战国，不是春秋时期。又说“别有益州”。设置益州在武帝时，其名三辅诸陵，世代可知。至于图讖中止于成帝。一卷书中，数事互异，圣人之言，不会如此。大概是虚伪之徒，借此求世取财。以前侍中贾逵指出讖互相矛盾三十余事，一群说讖的人都不能解释。至于王莽篡位，这是汉朝的大祸，八十篇为什么不戒呢？这就可知图讖成于哀平之世啊！且《河流》、《六艺》篇目已定，后人强相附会，不容妄有加增。永元中，清河人宋景用历纪推言水灾，而假托洞视玉版所见。有的至于弃家业，走入山林，后都无效，又搜集前世的成事，作为证验。至顺帝废而复位，就不知道了。这都是欺世骗俗，蒙昧势位，其情虚伪，清清楚楚，却没有人纠禁。律历、卦候、九宫、风角，屡有效验，没有人学，而争说讖纬之书。譬如画工，厌恶画犬马，而喜欢作鬼魅，这是因为具体的事物难于形容，而鬼魅虚伪无形，画起来容易。应该收藏图讖，

禁止流行，则是非不致混淆，坏书也没有了。”

后升侍中，帝把他引入深宫，讽议左右。曾经问张衡，天下所痛恶的是什么。宦官怕他说坏话，都睁着眼睛看着他。张衡于是说了些假话出去了。但是宦官还是怕他为患，一起诬陷他。

张衡常想着如何立身行事。认为吉凶祸福，幽暗深微，不易明白，于是作《思玄赋》，以表达和寄托自己的情志。

顺帝永和初，出为河间相。当时河间王骄奢淫逸，不遵守法纪；又有不少豪强之徒，纠集一起捣乱。张衡到任，树威严，整理法度，暗中探得奸党名姓，一时收捕，上下肃然，以政治清廉著称。任职三年，上书请求辞职归家。征拜尚书。年六十二，永和四年（~~灵帝~~）卒。

著《周官训诂》，崔瑗认为与诸儒没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又想继孔子《易》补正《象》、《象》的残缺，始终没有完成。所著诗、赋、铭、七言、《灵宪》、《应间》、《七辩》、《巡诰》、《悬图》，共三十二篇。

安帝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騊駼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因定汉家礼仪，上言请张衡参加讨论，适刘珍、刘騊駼逝世，张衡平居叹息，想完成这件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在东观专门收检遗文，全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记与典籍不合的十余事。又认为王莽本传，只应记载篡夺皇位而已，至于编年月，记灾祥，应作《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民没有什么异议。光武初为其将，后来才即位，应该把更始之号建在光武之前。上书数次，没采纳。后来的著述，多不详见于典籍，时人感到遗憾。

史官评说：崔瑗称赞平子说：“数术穷究天地的奥妙，制作的技巧，与自然同工。”这种造诣可以说说吗？考其研究天地，天地的灵气无所蕴蓄，用心机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智慧。所以人深微的思想，达到了智思的顶点。《礼记》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考量他的智思，难道能说它仅仅是一种艺能吗？它对德行有什么亏损呢？

马融传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将作大匠马严的儿子。人长得漂亮，有才华，善于言辞。以前，京兆挚恂隐居南山，用儒术教授生徒，不应征聘，名闻关西。马融从他游学，博通经书。挚恂赞赏马融的才华，把女儿嫁给了他。

永初二年（九十四），大将军邓骘闻马融有名，召为舍人，他不喜欢这个，不应命。客居凉州武都、汉阳间。这时羌虏突起，扰乱边境。米谷价格飞涨，自关以西，道上饿死的一个接一个。马融饥困，就后悔起来，对他的朋友说：“古人有言：左手据天下之图，右手割其喉，这种以名害生的事，愚夫也不干。”为什么呢？生是最可贵的。现在为了怕乡曲之士耻笑，使无价的身体受到摧残，这不符合老庄的道理。”就去应了邓骘的征召。

四年（九十六），拜为校书郎中，至东观典校秘藏书籍。这时，邓太后掌权，邓骘兄弟辅政。一般浅见的儒生学士，认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停止了练武的制度，不讲战阵之法。因此猾贼蜂起，乘国家无备。马融大为不满，认为文武之道，圣贤所重，金、木、水、火、土，人并用之，废一不可，哪能不讲武功呢。元初二年（九十八），上《广成颂》以讽谏之。序言说：

“我闻孔子讲过：奢侈浪费就不谦让，太朴素节约就是鄙陋。’奢、俭，以礼为标准。所以《蟋蟀》、《山枢》都是讽刺国君不要太享乐，也不要放着车马不用。文武之道，折衷行事。要乐而不过度，忧而不疲乏，先王所以平和五脏六腑，怡养精神，永远行之。所以如何用乐，记载在《虞谟》之中，吉日田猎，《周诗》也有叙述。这是圣王贤君，为了赞美盛世，难道是为了奢侈淫乐吗？安帝即位以来，遇上地震，皇上警惕灾异，自己刻苦，禁苑荒芜，乐器废弃，勤劳